

梵天廬叢錄

冊十

梵天盧叢錄二十一

慈谿柴萼小梵

妙判三十則

唐制選士。判居其一。率用駢文。宋王回脫去四六。純用古文。人不能用。延及清初。猶存其制。作判者多尚辭華。專工綺麗。雖不盡據理原情。全本律令。然以風流之案。寫錦繡之文。亦一時佳話也。近代士多不學。官亦淺陋。判詞批文。格成刻板。求其摘宋艷。薰班香。誠稀如星鳳。予力為蒐集。得若干則。知不能繼唐張鷟龍筋鳳髓之作。而希蹤於聊齋誌異中臘脂原判。則似覺此富於彼矣。

杭州何某與鄰人高氏女有盟約。高氏父母不知，別與陸姓議婚。女無如何，因偕何某同時縊死。仁和縣令唐仁植判令合葬。一時傳為美談。判云：勘得何兆福與高大姑生並小家住，偏比屋當門前作劇和尚兩小之無猜。迨樓上獨眠，遂三生之有約。彼踰牆而棲處子，固非禮所及防。此鑽穴而窺丈夫，抑又願所必遂。糊塗煞爹娘老眼，昏久無知。纏綿兮兒女私懷，茫然未察。以致郤平原之聘徒悔噬臍，且益堅抱柱之誠不容坦腹。轉瞬笄年已訖，生不適陸氏門。誰云泉路堪悲死，幸作何郎婦。遺言留楮墨，曾不渝同衾同穴之盟。畢命挂絲繩，要無忝匹夫匹婦之謗。本縣目擊雙懸心憐，共命民葬本由物貶。惟從一之足嘉。王

道原順人情尚有終之能正教必豫童牛之牿踰閑難責諸蚩  
民風或殊艾獮之帰取節弗遺於侗俗用捐薰橘俾勤貞珉歌  
嵩借孔雀之詞文梓起鴛鴦之冢庶幾連理長榮南圃一坏永  
傍西泠此邦

吾浙金華府武義縣薛絅齋大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愛民勤  
政頌聲載道因俞生員細故出妻妻母張氏投縣呈控當由薛  
傳至內署分別開導夫婦均為之泣下薛備輿送婦返俞重敦  
琴瑟其判詞云照得風首闢雎夫婦乃人倫之始禮詳奠雁婚  
姻為王化之原良緣既結衿襪靜好宜諧琴瑟人況居近同里  
本珂鄉修桑梓之恭均屬清門非玉樹誨蒹葭之倚豈可翼陵

反目。不思僥倖同心。茲查俞秀才身列膠庠。誼諧名教。即勃谿  
偶形諸姑婦。宜調停曲盡乎家庭。胡為忽振雄風。遽爾心傾覆。  
水夫順親誠為孝。冒不贊則其孝近愚。宜室主於和交相謫。則  
不和成慧。一紙之休書輕遞。萬人之清議難逃。至如俞孫氏者。  
慈庇萱闌。夙持掌珠之溺愛。幼凋椿蕡。莫懸心鑑以相攸。保無  
性習嬌憇。偶或儀愆淑慎。豈甫作三旬新婦。即遽干七出明條。  
乃微嫌等挾積嫌。致嘉耦頓成怨耦。方占反馬。忽訝離鸞。憤剪  
香雲。惜截髮非畱膚之譽。誓深皎日。甘傷心作棄婦之冷夫也。  
不良我將安適。羌復五張六角。繫鈴人不善解鉤。空勞萬語千  
言。破鏡後倩誰圓鏡。大好鴛鴦。一朝折翼。互爭雀鼠。兩造成仇。

斯誠風化攸關宜令姻緣復合。王女成婢式相好。全夫見豈不  
有躬。公庭三尺仗聯撮合之山。恨字十行投爇無明之燄。在夫  
母某某氏盡捐媿隙啼三更月冷再休愁姑惡聞聲而妻母某  
某氏深感圓全羨兩袖芹香本雅願婿鄉修好平情毋為已甚。  
晚益可滌前愆曲諒曠夫怨女之疚情仍完佳婦慈婦之樂事。  
代修鴛牒飭備魚軒轟動闔城紅鸞星爭看重照迎來內署青  
鳥使令導雙帰此時案結琴堂藉載爾兩家訟喙他日筵開湯  
餅方感余一片婆心有厚望焉其名懷如此判。

桐鄉鄭生就試省城見一茶葉店女子姿致嫣然而悅之時藉  
買茶以覘芳容而慰渴思未幾囊空如洗惟賸茶葉一箱抵銷

費用。欵歎惆悵。不能再往買茶矣。對門有麵店夥王八者。善詐。騙買茶。情由八具知之。乃造生自薦。願為月老。生喜甚。倉皇歸里。歷向戚友。欵得百金。挾以到省。命八轉與店主作財禮。八亦與生允帖。并誓定合巹日期。備作嬌客矣。至期。八竟遐舉。以問店主。店主固夢夢也。斥之。生憤甚。持帖赴縣大哭擊鼓。錢塘令風雅吏也。審知端末。乃召店主。并緝王八至。謂店主曰。有婿若此。尚何求乎。我欲以汝女妻此生。汝許乎。店主曰。惟命是從。乃重行選吉。交拜成禮。仍着王八為媒。除追其百金外。又命罰喜筵。曰。今日弄假成真矣。判詞曰。勘得鄭生名未攀鳳。實事求凰。茶女跡異當壚。身仍待字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緣。茶葉為。

媒暗裏逐三生之緣。典茶袍而沽酒。幸遇鄉鄰返蘭櫂以釀金  
母志。棄梓詎雙團扇。將引紅鸞而入公山。忽杳黃鶴。成事幾乎。  
敗事。神通端的誠通。阿翁無害冰清快婿。何慚玉潤從此釵囊。  
棟茗。不妨按前日之柔毫。想當裙佩移蓮。孰料踐今宵之羅襪。  
天使人以作合。餅店客師人奉天而施行。錢塘縣令喜筵媒贍。  
騙案官鋪此判。鄭生後貴。奉女某氏贈孺人。

生員王大儒。典陳彩鳳姪。彩鳳之叔控大儒於縣。縣官為斷合。  
其判詞曰。訊得王大儒成童舞勺。名列東陽。弱冠談經。位尊西  
席。不肅馬融之帳。轉偷韓壽之香。啟北門鑰。而蕩乃眷心。神迷  
楚岫。踰東家牆而接其處。予夢繞陽臺。晝靜花明。隱鎖玉樓之

春色覩寒漏。永潛披繡戶之薰。風士也不良。昧攀龍之素。行人而無禮。愧相鼠之有皮。佻健是矜。庶隅弗飭。宜力加以鞭撻。用垂戒於宮牆。陳彩鳳年既及笄。許嫁而遽亡所託。身猶待字。擇偶而未有攸歸。會遊綺陌。遂誘狂童。路隔桃源。爰設漁舟。而待渡牆高柳徑。不驚鳶吠以招來。問字為媒。雅類宮人題葉。執經適館。竟同卓氏奔琴。既不能節比松筠。復甚至行虧珠玉。隱情敗露。辱及雙親。穢跡彰聞。禍罹三尺。亦宜加以桎梏之戒。以永絕其燕昵之私。陳鴻撫哲兄之女。自可比兒。負癡叔之名。不為相士知女心之匪石。帰妹愆期。昧姆教之當嚴。閑家無則。紫燕銜泥來畫棟。未知柳巷春深。杜鵑啼月出疏林。不謂花梢露冷。

縱狂鶯之顛倒戲擲朱櫻任離鳳之翹翔擅離丹穴應愧藩籬  
之弗設宜慚惟薄之不修。遠爾鳴官竟匿食言之咎公然解究  
並忘引盜之由。此直自毀其家聲而復隱慚其手足既已疏於  
防範且更拙於斡旋。本縣當堂訊鞫盡得根由據案推詳頗深  
憐惜女貌固美容如面郎才亦錦繡為腸當年共被謫瑤京此  
日應重諧鳳侶而時非七夕漫思駕鵠渡銀河境判層霄妾冀  
乘槎登月府宜乎風流道忽障雲屏而溫柔鄉頓成苦海也欲  
為開釋先令輸忱五色彩筆強題箋幾致江郎才盡一幅紅羅  
遙擲彩卻教倩女魂離憐爾等情慘比儻似不願鴛鴦中散既  
本縣身為父母豈忍教鴻雁分飛即直吐之供詞思曲全之方

法雖民犯必繩以憲典。例在男當責而女當懲。而王道不外乎人情。還使內無怨而外無曠。用開一函之網。免褫青衿。更推三宥之恩。特加錦被。今王生未聘。許作館甥。陳女無家。歸為內子。千里姻緣牽一線。朱繩原繫自老人。兩家風月早雙清。綠字已通乎媒妁。正名伊始。合巹在今。紅錦裁雲重。奠雁日麗華堂。紫簫吹月並乘鶯。星輝畫閣。從此銀臺報彩。應知閨闥天開玉燭。調和管教琅玕風靜。忽轉為嘉耦。黽勉同心。冰人判合良人。庶幾偕老。種得宜男草茂。繞砌祥凝。佇看含笑花開。滿庭香馥。因念日邊之紅杏。從今得傍雲栽。而天上之碧桃。嗣後還滋露種。宰官既原情格外。叔嬸母貽詬閨中。少女得其士夫。非若童

猶之異味。上賓齒於嬌客。宛如笙磬之同音。倘以劉阮之誤入天台。欲使參商之長離霄漢。則牴牾之言不踰闕。胡竟訴之公堂。宛邱之蕩洵有情。終無傳乎陌上。彰吾官法。適增玉女之羞。墮乃家聲。誰作金龜之婿。法緣情滅。予不汝譴。此判。

有劉璞者。其妹已許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璞以犯病。俗有冲喜之說。父母擇吉完姻。婦翁以婿方病。潤以少俊。乃飾為女相。代姊過門。將以為旬日計。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而二人竟私為夫婦。逾日。子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官乃使孫劉為齧而

以孫所聘徐氏償裴其判詞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然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耦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棲處子不用踰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銜玉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長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命黃堂輿從送歸私第此判吾郡陳鈞堂先生康祺以名進士出宰蘇州之昭文凡遇艷案

常用四六妙判。判龐氏東西交訟一牒尤屬巧思綺合。先是龐姓廷金生菊如教讀。龐素多疑。忽謂其妾周荷姑及其婢銀銀與生有私訟之公庭。先生鞫之。知為子虛。乃當堂作判。不加思索。頃刻而成。以示堂下。咸服捷才焉。判云。照得龐某控金生一案。研訊數堂。迄無確供。中毒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繩緝非其罪。肯教士也。含羞本縣觀金生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盡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尚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某生從名。腸身襲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賓主失好。自汚污人。大約別嫌明微。欲整家門大範。爭妍妬寵。

難彌婦女芳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處春帷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訓。惟憑夏楚以收威。此家娟娟或偶具西賓之饌。羣雌粥粥。遂趨踰東家之牆。寵某偏聽人言。恐疎聞範嫌。趁雖當自白。檢防未免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眾口雷同。兩心冰釋。炎涼異性。菊荷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冶。賓主未洽。別聘良師。妾婢無辜。仍還舊主。門楣善保。子孫必可興昌。屋漏稍虧。鬼神詎能宥恕。倘核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爭之術。何妨開閣放姬。憐爾童生就館不終。竟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婺源江峰青先生宰嘉善時。所有判狀。亦往往以詼諧出之。時

有李氏婦者。素無行。開設煙館。私識一僧。已又琵琶別抱。該僧  
不平。遇婦與之為難。婦乃扭僧到縣起訴。先生援筆立判曰。婦  
女開煙館。其人可知。和尚過房親。其事可想。不道徐娘老去。俏  
賣風流。那堪佛印重来。更逢露頂。兩雄不立。何分舊好新歡。  
一語未投機。遂至摩拳擦掌。金剛已相為努目。善薩又不肯低  
眉。孫悟空仗佛教而潛身。猪八戒被魔纏而入。津迷醋海。興  
波即在須臾。水溢藍橋。孟浪而投冰案。既廉恥之盡喪。實法律  
所不容。在逃者另候訪拏。到案者先行懲辦。佛法當頭有棒。合  
予答贊。婦人反面無情理。應鞭背此身。不是三摩地。能容幾許  
蒲團。方盤托出大西。又了一重花案。該氏看當堂具結。永熄

煙燈該僧本鑽穴餘生裝成寶相編茲穢史汚我彩毫凡爾沙彌母為和障此判

粵之恩平城內客民龐某。魯省人。設藥肆有年。善居積年逾三十。尚無家室。會城西劉四與妻王氏不睦。願將該氏出賣。龐以一千四百串文購而藏諸金屋。以為半世鰥居。從此得向雙飛之樂矣。詎意花燭良辰。依然錦衾獨宿。龐計無所施。遂起劉為局騙。赴縣呈訴。呈文曰。商人幼習詩禮。壯業岐黃。離別家山。遠來治境。簫難引鳳。淒涼影隻形單。曲奏求凰。寂寞春花秋月。爰倩冰人言尋玉女。適值城西響水河北地方有劉四之妻王氏者。素本反目。志在下堂。因撮合之有人。遂從容而改嫁。論芳齡。